

中国作协
创作部

2014 NIAN

2014年

中国中篇小说精选

二十年，一套书
中国作协倾力打造
当代华语文学年度盛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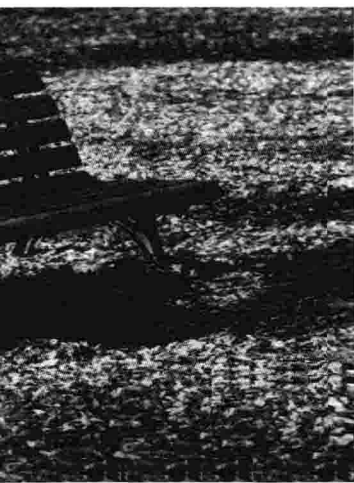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作协创研部

2014年

中国中篇小说精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4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 / 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

—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1

(2014年选系列丛书)

ISBN 978-7-5354-7749-1

I. ①2… II. ①中…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3102号

责任编辑：杜东辉、施柳柳

封面设计：泓润书装

责任校对：陈琪

责任印制：左怡 包秀洋

出版：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武汉鑫昶文化有限公司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430070

开本：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33.75 插页：2页

版次：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524千字

定价：45.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编选说明

每个年度，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然而，时间的波涛不息，倘若不能及时筛选，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观诸现今的出版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专题性的、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则甚为罕见。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与我部合作，由我部负责编选，由他们负责出版，向社会、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此举实属难能可贵。

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中篇小说选、短篇小说选、报告文学选、散文选、诗歌选、微型小说选和随笔选七种。每年一套，准备长期坚持下去。

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我们坚持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

我们认为，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引导、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除了示范、引导价值，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资料文献价值、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雷达同志总负责，具体的分工是：

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

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
报告文学卷由李朝全同志负责；
散文卷由韩小蕙同志负责；
诗歌卷由霍俊明同志负责；
微型小说卷由姚雪雪和陈永林同志负责；
随笔卷由李东华同志负责。

中国作协创研部

目 录 / MULU

长 河	马金莲	001
第四十圈	邵 丽	036
总裁班	杨小凡	082
所有路的尽头	弋 舟	112
汤因比奏鸣曲	宁 肯	157
世间已无陈金芳	石一枫	201
同 谋	胡学文	257
新 记	界 愚	291
普通青年宋笑在大雨天决定去死	文 珍	343
深圳蓝	邓一光	373
惟妙惟肖的爱情	方 方	416
姨妈的故事	叶 梅	459
爱恨情仇	池 莉	481

长 河

马金莲

1

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和母亲在厨房炕边剥玉米棒子。

秋天是个令人陶醉的季节，莫说那漫天成熟得弯腰低头的糜子谷子，那埋在土里成串的土豆，单是门外麦场旁那一片玉米，就能让我们充分享受丰收的喜悦。

这一年的玉米秆子分外甜，只要母亲说晚饭咱们煮玉米吧，父亲就带着我去剥玉米，他用镰刀或者铲子将那些棒子成熟的玉米秆子剥倒，我就蹦蹦跳跳往家里拖。拖回屋，母亲已经坐起来，靠坐在窗户边，等着给我们剥玉米呢。她剥棒子，我就剥秆子，将玉米秆子上的叶子一片片剥去，露出光溜溜的身子骨儿来，像鞭杆一样。折下一节，用嘴啃着剥下皮，一口一口嚼里面的芯儿，满口清脆的甜香，可好吃了。尤其外面看上去发红的那种秆子，直往人心里甜呢。我脆生生地嚼着，母亲是不吃的，她剥棒子。一个个大棒子沉甸甸的，抓在手里，人心里就有一股喜悦水一样往外溢。其实，煮玉米棒子更好吃，想想吧，揭开热气腾腾的锅，只见半锅棒子胖乎乎热腾腾，金黄金黄的，咬一口，又软又甜又黏牙，就算你刚刚吃过饭，吃得很饱，也会禁不住淌口水，拿起来啃上一两个。

然而这一天我们没有吃上煮玉米。我和母亲还没剥完玉米，就有一个人噤噤跑进我家大门，冲我母亲慌慌张张说：不得了呀，伊哈出事了！

撂下话，她就噤噤跑出门，不见踪影了。有一小股风随着她的脚后跟奔跑，很快被她踩在脚底下带走了。我看见母亲把一个大棒子已经掰开了，听了这一番突兀的话，她停下了。接着慌忙将掰开的叶片合上，合上才发现不对，忙又掰开，一把揪掉老汉胡须般的玉米缨子，扔到我脸上，母亲扭过身双手扒住窗台，扯长脖子向外望。我本来用牙齿咬着一截玉米秆，准备剥开





了嚼。听了来人的话就愣住了，好半天觉得嘴唇上有东西热乎乎的，一摸，摸下一手心的血，我才醒悟是玉米秆的老皮划破了唇。疼痛随之明显起来。我哪里顾得上哭呢，撒开脚丫子就往伊哈家跑去。身后母亲的目光追着我，我知道她要是有着一双健全的腿，能够下地奔跑，这会儿她肯定跑得比我还快。正是夕阳将落未落时分，我迎着夕阳跑了一阵，发现错了，伊哈的家在村子东头，该向东跑，我怎么向着西边跑呢？明白过来后我就掉了头，向着伊哈家的方向狂奔。奔跑的过程中我看见好多男女老少，他们也正往东边赶。大家的后背上落满了夕阳的余晖。一张张劳作了一天的脸上尘土还在，还没来得及洗去，由于背着夕阳，在万丈的余晖反衬下，这些面孔灰沉沉的，带着惊讶、痛苦和一些难以说清的表情。

伊哈家的院子里一片金黄。我刹住狂奔中的脚步，傻愣愣地看。院子门外的庄稼、土地、黄土路，还有远处的山头，一律披上了金黄的色彩。我不知道这个傍晚的夕阳是怎么了，以从未有过的辉煌气势将我们庄子整个笼罩在一片无比富丽的金黄色之中。

我听到了哭声。哭声从院子里飞出来，从高高的土墙上、洞开的大门口飘出来，在向晚的余晖里飘散。我抬头望望天上，天空一片湛蓝，这种蓝，清澈得像刚用水洗过一样。有几朵云在远离夕阳的地方飘游，夕阳的余光斜射过去，云朵便恰似披上了辉煌的金缕衣，好看得惊人。

天气真是好啊，这样的好天气似乎只适合办喜气洋洋的事，怎么也不该出丧事呀。可是，真有人口唤了，是二十九岁的伊哈。等我赶进伊哈家的大门，院子里已经聚集了好多人。女人们三三五五聚成堆，悄声讨论着什么，一个个神情怪怪的。连向来大方稳重的男人们也一个个蔫头耷脑的。德高望重的乡老马三立老汉向来是料理丧葬的带头人，这类事情他经见得最多，最是能做到神态安详、稳重，处事不惊。按常理这会儿他应该带头和大伙商议埋体送葬的具体事宜。然而，我看到这老人坐在一个木墩子上，神情苦巴巴的，用青汗衫的袖子抹着眼泪。满院子的人，一张张熟悉的脸上换了颜色，写满了深沉的疼痛、惊讶、惋惜、惶惑，还有很深的我说不上来的东西。

我觉得这些神情熟悉又陌生。庄子里每当有人离世，大家原本平静或喜悦的脸上就会露出这样的神情，有人甚至显得恍惚，似乎每一个生命的结束都在提醒活着的人，这样的过程每一个人都得经历，这条路，是每一个人都要去走的，不管你富有胜过支书马万江，高贵比过大阿訇，还是贫贱不如傻瓜克里木，但是在这条路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

这个傍晚，我敢肯定乡亲们又一次想到了这件事。他们每一个人的脸

上，最初的讶然之后，换成了凄然、悲痛。特别在那些不善于流露感情的脸庞上，内心的悲伤外化成外表的冷淡、漠然，然而我觉得这种冷漠远比明显的沉痛更让人看着心惊。

当然，那是大人们的表现。

我们娃娃就不一样了，我们和大人完全相反。孩子们都兴冲冲的，此刻，我敢说，除了伊哈的那三个娃娃，所有的孩子都是高兴的。高兴是有缘由的，因为一旦有人去世，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埋体就会下葬，我们叫作送埋体。送埋体是庄子里的大事。不管有多忙，一般情况下男女老少都会来，集体送亡人上路。送埋体是行善的好事，想想吧，一个人在我们的村庄里出生、成长，与我们共同呼吸着村庄里的空气，晒着同一个太阳，吃一样的五谷杂粮，这一天他走了，不是去某个亲戚家走动，也不是去县城看病，是永远的别离，这一去啊，往后的岁月里再也无法见到他（她）了，所以得送送，无论如何也是该送一送的。我奶奶说过一句话：百人送一人，不上百年都成灰。意思是今天我们在送别人，百年之后，我们自己也不会存在了，永远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村庄里的人都很看重送埋体这件事的。一旦有谁无常，消息传开，呼啦啦大伙全来了。这时候娃娃们的节日到了，我们大家挤在大人的缝隙间，这里瞅瞅，那里瞧瞧，互相打打闹闹，吵吵嚷嚷，平时不常见面的人也都能见到了。还有个好处呢，送埋体就会散海底耶，亡人的家人拿出的埋葬费，一部分扯来白布给亡人的家属穿，一部分换成零钱分散给大众。前来送埋体的人，不管是大人小孩儿，人人有份。大人们接过钱，心思还沉浸在对亡人的缅怀或伤感里，随意装进口袋就是了。我们娃娃就不一样了，平日里我们的大人是从不会给我们一毛零花钱的，而送埋体这会儿散的钱是两毛，富裕点的人家便会是五毛。每个小孩都拥有了自己的钱，那是什么感觉？说不出的高兴啊，完全忘了送埋体本身是无限伤悲的，捏着钱兴冲冲去找独眼。

独眼非常好找，他就在人家大门外的场地边或者一棵大树下。你只要发现哪里簇拥着一堆孩子，哪里就有独眼。他被无数小脑袋包围了，像众多星星围拱在中间的月亮。其实我们的目标不是独眼这个人，而是他自行车后座上的那个大木箱子。木箱里装满了好吃的，还有好玩的，全是我们做梦都想得到的好东西。我们擎着自己的小手，把刚刚散来的钱纷纷递给独眼，换成了豆豆糖、爆米花、泡泡糖之类。等到我们把这些东西吃下肚子，舔着嘴巴，这才记起应该看看亡人的亲人们哭送亡人起身的最后场面。

伊哈的亲人哭得十分悲痛，看得出来，他们是真正在痛，真心地哭泣，



2014年

中国中篇小说精选

没有掺杂一丝的作假，因为大家都觉得伊哈太年轻了，远远没有到应该无常的年龄。还有，他是猝然遇难的，仓促得让人惊讶。他本来活得好好的，凭他那结实得犍牛一样的身板，谁都觉得他能活到八十岁。他本来在挖井。我们村庄地势偏高，吃水一直是个令人头疼的难题，得去水沟里担泉水，通往沟底的台阶弯弯绕绕一个挨一个蜿蜒至沟底，一共九十三个，抬水时我和姐姐数过。担上两桶水一口气登上九十三个台阶，就算是身强力壮的大男人也会累出一身臭汗来。台阶很陡，很危险，因为台阶的一边是高高的土崖，另一边是悬空的深崖。就因为这个，我们村庄吃水困难在远近出了名，所有附近的人家大多不愿把女儿嫁给我们庄里的小伙子。

伊哈是个孝子，本来他的父母靠双肩担水，把大半辈子都应付过去了，继续这样凑合估计也是过得下去的。但是伊哈说父母上了年纪，他要为双亲打一口井，把吃水苦难的问题给彻底解决了，这样他出去打工就能放得下心了。他在自家后院的南墙下选中了一片地，划出个井口，然后就像地老鼠一样钻进去挖，女人在上面吊土。伊哈的女人也很壮硕，性情和丈夫一样老实厚道。他们两口子就这样一个挖，一个吊，挖呀吊呀，一筐子一筐子的泥土吊上来，在井口边堆成了一座小小的山。眼看快要出水了，正是这个下午，我和母亲坐在炕沿边剥玉米的时候，伊哈女人摇着辘轳，费力地往上吊。一笼子土就要吊出井口来了，忽然啪的一声响，绳子断了，伊哈女人手底一轻，身子受不住，猛地向后来了个坐墩子，一屁股坐在了泥地上，她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断线的筐子带着泥土呼啸着冲向井底，井底传来一声哀号，伊哈就这样送了命。

从前，我可从没见过伊哈的娘悲伤的模样，因为她是个乐呵呵的人，粗嗓门儿笑起来全庄子都能听到。这一天，她在哭，哭声粗粗的，沉沉的，给人感觉这个女人一直乐观惯了，不怎么会哭的。但正是这种悲伤看着最真实，惨痛，她给每一个走近她身边的人哭诉着儿子出事的过程。她一把抓住人的胳膊就说起来，边说边一把一把抹着鼻涕眼泪。袖子早就湿透了，再也擦不净眼泪了，她干脆撩起衣襟擦，有时候鼻涕眼泪一大把，她就用手狠劲地擤一下，再顺手甩掉。好几回我看见她出手力道不足，那黏糊糊的鼻涕就甩在她自己的脚面上了。她哪里顾得上这些呢，她本来是个邈邈的女人，这一来彻底垮了，她不厌其烦地说本来好好儿的，她的伊哈在南墙下打井哩，媳妇儿在上头吊土，谁能想到那绳子会断了呢？年轻轻的娃，就这样殁了。

人们不断掀开上房的门帘进去看伊哈。走出来的人脸上饱含着惊悚与悲伤。有人把感觉压在心底，只是脸色复杂难看。有的人忍不住连连感叹说真

是惨啊，真个可怜。

我没有进去看。母亲吩咐过，说我们娃娃家太小，只怕看了夜里就会想起来，做噩梦呢。我看见好些同龄的孩子跟在大人的衣襟下进去了。

身上全是血，血把人糊了，看不出人的模样来！有个小女孩出来后蜡黄着脸给我比画。

就这样，伊哈离开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群，加入到村庄里无数亡故者当中去了。

在我们的意识里，一个人从出生到长大到慢慢变老，老了无常了，那是正常的，活着的人可以平心静气地接受。而那些鲜活的年轻人，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不管是没病没灾地离开，还是寻了短见比如上吊、跳崖、跳井或者喝毒药、抹脖子等，还是被车碰死等意外亡故，都是叫人很惋惜的。尤其正从青年往中年过渡的那些人，上有老人下有家小，最叫人痛惜。伊哈正在这个行列，他这一走啊，撂下的担子分外重，他女人肯定不会长期守寡，迟早会改嫁。留下三个儿子谁拉扯呢？父母都这么老了，家里的光景又那么困难，真正是倒了顶梁柱哇，往后一家老小的日子肯定不好熬啊。我听见女人们一边瞅着伊哈一家人哭，一边悄声议论着感叹着。她们中有的脸上挂着大颗的泪珠子，有的感慨万端地摇着头，喃喃说不好熬啊，老的老小的小，日子咋会不恹惶呢？

伊哈的三个儿子站在房门口，从大到小，挨个站着，就像高房的台阶一样。一个女人指着他们说还这么小呀，啥时候长成大成人哩？不知道得受多少罪呀。顿时无数同情的目光聚在这哥三个身上。

在这弟兄三人当中，老大懂事了，脸上呆呆的，盯着一个地方一个劲儿出神，看来他心里装满了悲伤；老二也乖乖站着；只有老三他显得很兴奋，时不时挖眼睛抠鼻子，伸手在头上摸一把，再摸一把，把衣襟扯歪，拉平，再扯歪，隔会儿就拧着身子冲身旁的小伙伴挤眉弄眼。他滑稽而不合时宜的举动并没有招来斥责，相反，引得不少女人抹起了眼泪，她们说看看吧，还这么小，这么瓜，就没有亲大大了，可怜他还啥都不明白。

送埋体时我们小孩子是很忙的，可以大摇大摆在主人家进进出出地自由活动，到他们的上房、厨房、仓房等平时没机会进去的地方游逛一番，看看他们家的摆设咋样，仓房里堆着多少口粮，柴房里积攒了多少干柴和牛粪。我们甚至还会借着解手的机会，跑进人家的茅房看看。看他们的茅房收拾得干净不，这可是最能体现一个家庭的卫生状况的地方。还会顺便看看人家的尿盆子，我们无聊而认真地干着这些事，大人们当然不会知道我们的心思，





2014年

中国中篇小说精选

也没有空闲来过问。所以他们不会知道我们的内心是多么焦急，盼望埋体早一点抬出门，早一点散海底耶，这样我们就能快一点拿到那几毛钱。

遗憾的是这一天伊哈家没有散海底耶，这完全出乎了我们的意料。当村庄里的小孩们还有外庄的孩子们，我们密密麻麻挤在伊哈家的麦场上，跪成一行一行，主事的人开始散海底耶，一摞一摞的孝帽子散发到了大伙的手上，大家都戴上了，一时间麦场地里的人头由黑压压变成了白花花一大片，这时候我们发现只散了帽子，没有钱。当孩子们确认没有散钱的迹象时，人群里起了一阵细微的骚动。大伙儿掉头转脸互相之间查看着，全是这样，没有为大伙散钱。我觉得跪在地上原本发麻的腿这会儿疼起来，就站起来，好多的孩子站起来了，还有一些坚持跪着，似乎在等待散钱。大人们说话了，冲着孩子们喊：起来起来，就这样了，今儿不散海底耶啦。接着我就听到了不散海底耶的原因，伊哈家太穷，散不起！

我觉得有一个小手将我的心揪了一下，我敢肯定同伴们的心都被这样揪了一把，因为我看到许多小脸上写满了失望。不过我觉得今天我们不能有一丝怨言，我早就知道伊哈家是很穷的，然而百闻不如一见，今天亲自来看了，我发现现实远比听说的还要严重。伊哈家里除了一双老迈的父母，一个老实得出了名的红脸颊女人，三个娃娃外，最值钱的家产可能就只有土院子里的一间土房子，一眼窑洞，除此之外你找不出更值钱的来。那房子也已经很破旧了，四堵土墙撑起个屋顶，屋顶上铺了一层瓦片，看来只是遮挡住了风雨，从屋里看，墙壁上光秃秃的，除了一层泥坯，连一片纸都没有糊。而那土炕上除了一面席子，连一片最破的毡都没有铺。什么叫家徒四壁，这就是真正的家徒四壁。在这灰秃秃的房里，给人感觉连光线都是黯淡晦涩的。抬伊哈的埋体时，马乡老喊：拿新毡来，快拿一页新毡来！伊哈的父母听了呆呆站着，就像忽然间被什么惊吓了，又好像在费神地寻思什么，好像他家本来是有新毡的，只是这会儿他们记不起放在了什么地方。大家四下里帮忙寻找，堆放在炕角的除了几个荞麦皮装得鼓囊囊的枕头，两床破被子外，没有新毡，哪怕是旧毡也没有。

大家很快就确定这家人没有羊毛毡。没有毡怎么行？我们有一个习惯，要把亡人的埋体裹在新毡里再徐徐抬起来，这毡子必须是没有铺过的崭新而干净的。清水洗浴过的埋体是最为洁净高贵的，大伙觉得只有洁净的毡子才配得上包裹。

可怜的伊哈苦了半辈子，竟然穷到了这地步，真是叫人看着心酸呐，女人们纷纷感叹起来，伊哈的娘哭得晕了过去。

邻居王老汉赶紧跑回去抱来了他家的一页新毡，才算解决了难题。

因这事葬礼稍稍停顿了一会儿。这足够我们将这家人的光景看得更为清楚。同时，一些和他家有关的往事也记起来了。

伊哈的大儿子和我们都在邻村的小学里念书，学生娃都是每天背着馍馍去学校的，家长疼孩子，大家的馍馍不是香喷喷的花卷儿，就是烙得油汪汪的饼子，伊哈的儿子大半时间书包瘪瘪的，很显然只有书没有馍馍。我们在念书念乏了课间休息时拿着各种各样的馍馍大口吃，伊哈的儿子有时候默默看着，有时候趁人不备猛地扑上去抢某个小娃娃手里的馍馍，小娃娃被吓得哇哇哭，再看手里的馍馍已经被伊哈的儿子塞进了嘴里，大口大口吞咽着，那样子活活就是个饿死鬼。最后自然会引来一顿老师的饱揍。伊哈的儿子油皮是出了名的，一贯被我们瞧不起，可是今天亲眼看到他家的境况，我忽然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

活着时候的伊哈，常年披一件灰衫子，光着脚去地里干活，手里攥着农具，默默地下苦，从不偷懒，也极少打骂别人家娃娃，是村庄里最老实厚道的人。

想起这些，我们就算是不懂事的娃娃，也知道伊哈家散不起海底耶是可以谅解的，这样的家境哪里拿得起这笔钱呢？

这样的人家，我们还能奢望给我们散钱吗？

独眼早就来了，候在一棵大树下。他将木箱子放在身旁，打开来，露出里面花花绿绿的小零食。独眼本来想和以往一样，趁着送埋体的机会，诱惑我们这些小孩子一个个捏着刚得到手的几角钱，一哄而上挤在他身边，用小手中还没焐热的小票子换取他木箱里的一块糖一个气球一截花头绳或者一包玉米花。独眼手里的钱会越来越多，积成那么厚一沓子，给人感觉他成了村里最有钱的人。独眼在人心里是个复杂的角色，我们觉得他可爱又可憎。一方面我们渴望得到他箱子里的零食，可当钱花完后舔着嘴里渐渐消融的糖块，我们常常禁不住后悔，刚到手的钱就这样容易地花出去了，等回到家免不了被母亲好一顿责骂，说我们这些馋嘴的孩子是败家子，而且这样的责骂会延续相当一段日子。

今天的独眼显然是扑了个空，兴冲冲谋算着来弄钱的，可他看到了，孩子们除了发干的嘴唇失望的眼神，小手手无一例外都是空着的。没有捏着预期中的钱，五角或者两角，花花绿绿的。独眼站在那里就显得分外尴尬，甚至是有些孤单的。他眨巴着唯一的那只眼，茫然地瞅着四周的孩子们，孩子们在他身边留恋一会儿，怀着遗憾离去，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送埋体上面。





2014年

中国中篇小说精选

这时候阿訇已经站完了者那则，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抬起卷在新毡中放在门板上的伊哈，迅速向伊哈家的老坟院赶去。那里有一个已经挖好的坟坑在等着伊哈。男人们随着埋体集体起身了，身后女人的哭声响成了一条河。伊哈的娘晕死过去，有人端来一马勺凉水往嘴里灌，还是不顶事。一个大个子女人急了，一把夺过马勺，美美噙一口水，对着伊哈娘失去血色的脸噗的一口喷出，再喷，不断地喷，伊哈娘终于醒来了，悠悠地睁开眼，茫然地看着眼前，过一会儿，重新记起了什么，嘴一张又哭起来。

伊哈的小儿子始终没有哭。他抽空儿就转过脸来，在人群里寻找平时的玩伴，找到了就冲对方挤眉弄眼，狡黠地笑。在他幼小的意识里，可能觉得父亲的去世和以往我们送过的那些埋体没什么区别，和他自己没有关系，他甚至想和别人家娃娃一样在人丛里窜来窜去，但是旁边的伯伯大爷们用凌厉的目光镇住了他，将他限制在伊哈的亲人圈子里，他只能待在哥哥们身畔，听着枯燥的哭声。我们看得出来，他很受罪，过一会儿就不安地扭动着身子，脸上写满不耐烦。当男人们抬着伊哈起身，走向坟地时，这小子被他一个姑姑抓紧手，怕这孩子跑丢似的，他姑姑哭着试图去抱他的头，用悲切的哭声一遍遍说：娃娃呀，从今儿起你就没大了，你成了耶提目。这小子则茫然地不耐烦地甩着头，一次次挣扎着想要挣脱姑姑的束缚。过后我们又在一起玩耍时，他说自己那天差点急死了。野惯的一个人一旦被管束起来，而且是一整天，那真的很难受。

伊哈家的贫寒致使他们家念不起接下来的苏热。自打亡人入土之后，活人就得分对他进行搭救，头七、二七、三七、四十日、百日、一年……宰上牲灵，炸上油香，把阿訇满拉请来，上个坟，跪在家里的炕上念一阵《古兰经》，就算是完成了一个苏热，这样后世的亡人就能得到搭救。牲灵有牛有羊，小了就是鸡鸭鹅，实在不行可以不宰，甜念一个。可是，海底耶总是要散的。伊哈活着时候老实，死得这么惨，于是马乡老带头向村庄里的每户人家收了些白面和清油，凑了一些钱，散给伊哈家。这样，伊哈在他的忌日里得到了和别人一样的搭救。

半年后，伊哈媳妇改嫁了。这个脸色粗红的女人，竟然嫁给了川道里的一户人家，据说家里光景不错。庄里的女人们就禁不住感叹，说伊哈女人好福气，以前还真没看出来她是个命大的人，这回算是苦尽甘来，要过好日子了。

伊哈女人出门时，我们重新记起和伊哈有关的往事，当她红着脸湿着眼睛低头走出伊哈家大门时，她的三个儿子，老大老二没有哭，老三瞪着红红

的眼睛，想哭，看到好多人在看，就没有哭。三个娃脚上都穿着新崭崭的鞋子，衣服也浆洗缝补得很整洁，看来他们的母亲在临走前将他们精心打扮了一番。他们站成一排，看着母亲坐上一个陌生男人的自行车，车子走远了，被车轮卷起的土雾飞起来，向着后面的人群落下，我们的视线就模糊了。

伊哈女人改嫁了，我们说起来还是称她伊哈女人。刚嫁过去那会儿，隔些日子，她会赶到这里来看娃娃。给三个儿子带来新鞋子新衣裳，有时还有白馒头，油炸的糕点，都是很叫我们垂涎三尺的贵重东西。我们看着真是眼馋呐，就有人感叹说为啥我大不完，他完了我妈就能改嫁，她改嫁了我不就过上好日子了？

我们真诚地盼望那样的好日子也落在自己的头上。

然而，他们的好日子很快就画上了句号。半年后吧，那是伊哈女人最后一次出现在村庄里，奇怪的是这一回她只带来几个馒头，看过了孩子，胳膊窝下夹个包袱就匆匆离去，之后女人们议论说看她那笨笨的吃力样儿，八成有身子了。

从这以后似乎再没来过。

我们像淡忘伊哈一样慢慢地淡忘了他的女人。

女人们倒是常常提起来，只要看到伊哈的三个儿子一天比一天可怜，大家就情不自禁地提念起那个女人来。是啊，这女人有半年时间没来了吧。有一年没来了吧。有三年没露面了吧。连音讯也没有捎回来一个。她难道不知道，公公婆婆老两口拉扯三个孙子有多艰难，日子是越来越恹恹了啊。娃娃们早穿光了她留下的鞋子，常年光着脚丫子到处跑，天暖的时候还没什么，到了三九寒天，那手和脚都冻肿了，肿成了发面馒头，到了开春，河里的冰还没有完全融化，这哥几个的冻疮早早消了，破了，淌着腥臭的脓水。

女人们谁不摇着头说可怜呢，都说可怜，便提起那个女人来，免不了说她狠心，一定是又生了娃娃就把这前房的给忘了。有人说不一定吧，可能婆家管得严，不让她和这边继续来往也说不定呢。总之是彻底地没了音讯。

也有女人会将自家娃娃穿过的旧鞋子送给伊哈的儿子穿，你一双她一双，弟兄三个就那么凑合着度过一个个漫长的寒冬。

那是十几年后吧，伊哈的大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媳妇也娶了。一天小两口拉家常，新媳妇说她有个姨娘嫁在北山里，她去那里浪过亲戚。男人一听北山，禁不住问你听说过北山里有个叫李有禄的人吗？媳妇想了想说，知道，这个人命不太好，前后娶了两房女人都没长久，前一个害病完了，后一个是个寡妇，领进门半年多，倒是个很乖的女人，肚子里娃娃也怀上了，一



2014年

中国中篇小说精选

天两口子往山顶上拉粪，半路上架子车翻了，满满一车粪土全压女人身上了，当时就把命要了。

这个女人是不是说话慢声慢气，左眼皮上有个肉瘊子？

男人一把扯住女人问。

女人被扯疼了，也吓了一跳。忙说就是的就是的，我姨娘也这么说过，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媳妇看见男人的身子靠住墙慢慢往下溜，最后坐在地上了，竟然半天不吭声。她扳起他的头，惊讶地看见男人脸上的眼泪清水一样往下淌呢。

2

春天来了，脚步轻轻的，我却不知道。那时候我压根就不知道一年里有四季，而春夏秋冬是完全不一样的季节。不知道枯燥乏味的冬天过尽，万物竞生的春天就会降临。季节的更替，候鸟的来去，万物的复苏，都是很美好的。那时候我却不知道这一切。

我混混沌沌地活着，直到有一天，有一个扎着小辫子的姑娘走进了我们的生活。正是她告诉我，冬天的尾巴后面跟着的就是春天，而只有到了春天花儿才会开，青草才会绿起来。

她看见人的时候总是很害羞，但不胆怯，总是迎着你轻轻地笑，圆脸蛋上有两个浅浅的窝儿，一笑，出来了，不笑就消失了。那时候我不知道这叫作酒窝，但是觉得好看。

她叫素福叶，是田寡妇带来的。田寡妇嫁给了上庄的光棍麻雀，素福叶就成了麻雀的后女儿。

麻雀为什么有这么古怪的一个外号呢？大概是因为他嘴巴特别爱说话，说起来就不愿意停下，叽叽喳喳，像树上吵闹不休的麻雀吧。麻雀的后女儿可一点不像麻雀，她话很少，与人打交道的方式就是轻轻地笑，老远便在小脸上露出怯怯的害羞的笑。麻雀前半辈子一直打光棍，所以把田寡妇很稀罕，像个宝一样地稀罕着，那程度，都过头了，村庄里的女人们看不惯了，说麻雀哪里是娶了个老婆，简直是接了位皇后娘娘嘛。

田寡妇的女儿麻雀同样很稀罕。可是，素福叶不怎么喜欢她的后爸。

素福叶刚来的那个春天里的那个中午，我们眼前都亮了一下。当时我们在村口的大路上刨土玩耍。这路常年被人畜践踏，车轮滚碾，积了厚厚一层虚土。一个人就是轻轻地走过去，裤脚上也会落一层尘土。而我们这帮孩子



是不怕土的，就在路上跑过来跑过去不停地嬉闹着，常常把自己弄得满身满脸都是土。这天我们正玩得起兴，锵唧唧——一阵铃声传来，越来越近，有自行车过来了，我们纷纷躲到路旁给人让路。

来者是麻雀。他只是按响了车铃，却没有和别人那样骑着车一溜烟过去，他从车上下来了，后座上的女人也下来了，正是田寡妇。车前的横梁上坐着个小女孩，她没有下来，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微微蜷着身子坐在那里。麻雀推着车子一步一步走来，距我们越来越近。我们一直盯着他们看。麻雀脸上喜气洋洋的，老远就冲我们喊道：你们这一伙碎球球子呀，在这里害啥着哩？！转过头向身后的女人笑道：这都是咱庄的娃娃，你看看，多害呐！一个个成了土猴儿啦——嗨嗨——说完又伸长脖子给前面的小女孩说：今后你可不敢学他们呐。

田寡妇没搭话，只是矜持地笑了笑。她穿着干净大方，脸白白的，细巧的身材，走路不像踩在土上，而是踩在了云朵上，每一步都轻飘飘的，带着股说不出是什么味道的味道。这女人，怎么说呢，第一眼就让人觉得她身上有着一与众不同的地方。

麻雀似乎兴奋得不行，叽叽喳喳说着，还腾出一只手摸了摸小女孩的头发。

其实，不用他显摆，我们早就注意到这姑娘了，并且一个个看呆了。她明显和我们不一样。怎么说呢？把我们比作一团灰头土脸的野生狗尿苔的话，那么这姑娘就是一朵花。还不是路边杂生的无名野花，就是富贵人家养在花园里的一朵牡丹花。我被自己奇异巧妙的联想震惊了。同时自惭形秽起来，同伴们也都惭愧得不行，大伙甚至不敢正视这突然出现的小姑娘了。

麻雀却不容我们多看看，推车走了。他小心地迈着步子，显然生怕惊起尘土来呛着这娘儿俩。他嘴里还一个劲儿嘟囔：看看，这叫啥路嘛，简直就算不成个路嘛，叫人没法走嘛……田寡妇依旧抿着嘴角浅浅地笑着。终于走出那一段浮土了，她伸手拍拍裤脚，拍拍衣襟，又拍拍后背，给人感觉她身上落满了土。其实并没有多少土，我们庄子里的人平日里走过去，可不会这么拍拍打打地讲究，我们都是一身泥一身汗地活着，很少有空闲讲究这些。我们就发现这田寡妇和村庄里的女人们不一样。这不同究竟在哪儿呢？一时说不清楚，但是真正存在着。

就在我们略感失望的时候，麻雀记起了什么，停下车子，把小女孩抱了下来，放在路边，回头看着我们，说：把我们的素福叶领上要去！又拍拍素福叶的头，笑笑地说：过去吧，和这伙土猴子混混也好。

